

三國志

吳志

卷一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74)		
函號	別	10	1



吳志卷一

淺草文庫

康熙二十五年國子監祭酒臣常錫布祭酒加一級臣翁叔元司業臣宋古渾
司業加一級臣達佛司業臣彭定求學正臣王默典籍臣程大畢奉

旨重校脩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嘗仕吳家于

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矣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節

少爲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一

一

一

從匏里上掠取買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惶
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
堅行操刃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
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
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
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主也與其子韶扇
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
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
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
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中平元
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

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

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

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

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

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圍

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還

營路地呼為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

少愈乃復出戰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

書曰僞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舉孝廉舉
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
僞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僞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
都僞輒止卓卓雖憚僞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
副僞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派天下望成
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
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僞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
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
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
僞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
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邊章韓遂作亂
劫質天子公卿僞性剛卽發兩而卒

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
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
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
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

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
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
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
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
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
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
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

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

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

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部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目謹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

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

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

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

全異國以此獲罪何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

之廷今無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

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及叡舉兵

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

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

望之遣問欲何為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

便以為衣服請使尹元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

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

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生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

死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

若英雄記咨字子謙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

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

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

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

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

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率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
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希軍糧又
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
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
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前到魯陽與袁
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
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
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
騎數萬人逾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
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
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

入耳卓兵見堅士眾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

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眾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眾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復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壘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扇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

圖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
 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術術懷疑
 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陽人去
 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
 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警堅與卓非有骨
 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
 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術歎謂即調
 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
 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
 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
 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

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

山陽公載

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兒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必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廿六形勢知慎必不克盡全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行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以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朗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矣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

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其曰山東兗州
百姓以作寇逾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疆弩之用又
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

雜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

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凋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
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
色

象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

以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
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

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
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

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
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

璽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
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

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
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

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
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疆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

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
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

金於王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
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

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典義之中最有忠
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
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
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
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
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陳璧
猶曰有罪而訖引軍還住魯陽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
紹遣會稽周暉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
舉義兵將救社稷逾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勳力
乎言發涕下暉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
公興義兵遣人要暉暉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

伐以爲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兗九江大

守昂爲袁術所攻隅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爲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逾於樊鄧

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

軍士所射殺典畧曰堅采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

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末間暗射堅

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

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

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

不同如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

此也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

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從居舒與周瑜相友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爲朱儁所表

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

英達風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馬更推結分好義同斷

金勸策徙居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魏書曰

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

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

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

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傑各雍衆營私未有能扶

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爲黃

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未先君餘兵

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事據吳會報讐雪耻爲朝廷

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襄經之中無

以奉贊盛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矣

血嘗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備陳顏
 色不變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
 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
 侯之軌有競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
 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偉
 於相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
 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承國
 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同顧之
 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弟泣而言曰亡父
 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
 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
 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
 孤始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
 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舊得數百人而為涇縣
 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太傅馬日磾杖節安
 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

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
 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
 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
 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
 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
 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
 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
 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
 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
 兄貴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追逐之景貴退舍歷陽繇

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
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
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

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

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術表策為折

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

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毋先自曲阿徙於歷陽

策又徙毋阜陵渡江轉聞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

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

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孟王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

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

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

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

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遣

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

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

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

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

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

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捨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

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

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

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

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

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疆也旬日之間四面

萬曆二十八年刊

是志卷一

傳

九

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

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

東冶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

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是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

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戚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

刃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與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

死與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誠

於故友比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

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爲丹陽太

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

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

秦松陳端等爲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爲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

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

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儻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

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大后弘農王畧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

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

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休北幽劉鄩決力江濟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彘弓戢戈也今備錄

既破操等飢餒調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
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慈於天
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
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
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
地勁揮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
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
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
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
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
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
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
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
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與五
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顛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
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
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
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
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

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
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蹟頓念社稷之
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
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
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
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
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
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
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
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
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
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曹公表策為討逆
將軍封為吳侯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
輔奉成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
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
福不同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大守吳
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
欲囚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



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眾妖妄知術鳴泉
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
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
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
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
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
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輔
便承制假策瑀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
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
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
黠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
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
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千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
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
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
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
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陳季臣年十七喪失所怙
懼有不在堂構之鄙以忝折楚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
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懦不武然

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討罪庶
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
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
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
以聖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
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
拜討逆將軍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眾欲
改封吳侯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
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眾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
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
勳眾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
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
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不
敢守壽春乃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
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羅於豫

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
 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
 乃報歆具說形狀使歆來襲取之歆得偕書便潛軍到
 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歆了無所得時策西討
 黃祖行及石城聞歆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責輔率
 入千人於彭澤待歆自與周魯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
 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勲妻子表
 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從所
 得人東詣吳責輔又於彭澤破勲走入楚江從尋陽
 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
 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
 助勲策復就攻大破勲勲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
 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
 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
 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巨討黃祖以十二月八
 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
 一日平日且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魯領桂
 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
 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
 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操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

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通
 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
 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逆
 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
 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
 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鳴張以祖氣息而
 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時袁紹
 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
 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猗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
 取資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
 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
 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
 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
 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

將軍爲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焉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囚之知友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入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詩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毋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囑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

卽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毋請救之毋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卽催斬之懸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瑯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年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應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相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夫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後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張

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生便
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
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
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
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
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
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德至
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
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與雲覆之明旦往望
不知所在 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

遇客擊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我

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

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

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

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

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

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

令武士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警獵口卒有

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

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

而倒餘二人怖急便奉弓射策中頗後騎尋至皆刺

殺之 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

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

外畧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問其心腹且深險

疆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類

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

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

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

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

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

以所不識便射殺之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

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亦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傳

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疎哉然孫

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

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

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震宗

則策之所獲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夫權在

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

之前父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

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率然奮發有侔古

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

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

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刺醫言可

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

凡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

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

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

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

見如是再三因撲鏡

大呼創皆崩

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

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謂奉當

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

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竒取異志陵中夏

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

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

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

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出言各名號於既往建情

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

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謀是故魯

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
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皆山年而不思貽厥之謀
可謂輕于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
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
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
將來壯哉策爲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
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曾桓田市之難
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
遠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住罔忘之嫌羣情絕異端
之論不逞杜覬覦之心於情雖密於事雖儉至於括囊
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爲之于其未未達乎
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元

吳志卷一終

吳志卷二

晉陳壽撰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
異之以爲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
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件於父兄矣每參
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爲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
曰此諸君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
波之將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二

壽

一

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

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

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

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况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

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上不可以為仁也乃改易

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

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在州郡賓

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

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

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

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

山越計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

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

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且進誅
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
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其心術必懼誅復讒說
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
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
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
首徙其部曲
二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
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
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人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
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

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
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
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
銜命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
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
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
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
與為對或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二者皆過絕於
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歛容敬焉
陳荆州宜分之二計納之正色立朝請議峻厲為肅臣所
請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
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丹兵拒軍都尉呂蒙破
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下

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

討黥欽黥音伊欽音攝分欽為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犁陽休

陽縣吳錄曰晉改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魯

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

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

旨公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

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

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

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

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

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

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

使樂進守襄陽時其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

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

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

下曹公自荆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

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

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

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湏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湏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擊權軍

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湏作油船夜渡洲上

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

濡湏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

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

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械仗軍伍整

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權為棧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書足下不

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子行弩亂發箭著其船船

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

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

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

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

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

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

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

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以禦關羽權住陸口

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
 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
 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
 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
 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
 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其寧等在津北為魏將
 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
 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
 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
 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
 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

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
 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
 言不苟且
 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脩好

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陵亭陵音據
陵反

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

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

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

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梯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

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

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畧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

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

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

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

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啓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

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

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

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
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
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
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
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侮慮愛身
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
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
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
有鷹揚之功金啓土宇弁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

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

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

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

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

潛既道注曰水自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絺南方日施

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

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

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

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

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驪驥

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

首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我國家

求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

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

逐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

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

可二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

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

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

悲六合仁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

感百世哉

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

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

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

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

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
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頽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比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弁獻

方物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

日吳嫌魏東向乎珩曰小嫌曰何以日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宜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父愆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

立登為王太子

江表元元特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毛石耳孤何借焉彼在蘭閣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

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
 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
 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
 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
 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弁裘將
 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麗子裘明光鎡將
 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
 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
 推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
 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象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
 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歎始襲略陽文叔喜
 之而知魏置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初權外託事魏而
 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魏而
 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弁徵

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
 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
 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
 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
 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
 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
 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
 之所耻國語曰理埋之狸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
 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

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毋投杼之疑猶異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

臣聞伎夫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八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志戰戰兢兢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亡心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刃响伏之恩長含鷓鴣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手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瑗下席權不盡心誠在側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亦望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躄顧救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

禮儀九命名焉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奇表又以愚意採察權肯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疆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是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漸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譴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罪皆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舉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制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

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毒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

史後領護二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賤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衣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象獲關羽功茂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

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垂舍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片一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雋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埃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南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關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衣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昔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衣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汝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

乃又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
 通不忘脩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
 間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閭分信不昭
 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
 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
 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
 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
 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
 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思君假還已知之也又
 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
 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
 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
 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
 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
 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比所
 欲為今盡官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
 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
 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
 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
 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

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其言
 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音兒無遣子意自是之後
 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疎遠終身不用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
 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
 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東殺略數千人將軍
 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
 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
 得玄德書已深引
 外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
 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
 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
 五百斛船以四時其晚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德即住而
 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
 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
 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
 龍鱗後侍謙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

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

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惡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為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

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

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

勸即尊號權不許

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

向西鄣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今故以此相解耳吊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馬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

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設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用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

之皆以重利照不為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

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

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

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

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千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駭乃臨江為疑城

而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

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

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

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

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微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

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

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

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不觀勢而動惟不見便

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

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

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

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奏其事邵辭位請罪

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

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

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

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

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吳錄曰雍字季思汝南人博覽

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

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

帝因酒酣朝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帝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問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先國拜健為太守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萬人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歡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倉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謹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

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

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

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

分文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

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

工日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人樊口風遂猛不可行

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

於不測之淵處於猛浪之中船覆於高灘近顛危柰社

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

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

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

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

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

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

昌竝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

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

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惡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

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

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

右有吳夫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

皇帝毋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

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

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

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

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

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

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

戾止及孺子不祭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獻五

歷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于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

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
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
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
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
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
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
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
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棗謀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
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勩力一心同討魏賊救
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

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
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
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遠貳不協悖慢天命明神上帝是
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
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
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
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
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
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

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
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
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
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
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
將王凌凌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候
之凌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
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

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

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闔中令孫綜

稱藩於權弁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
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
於何施此重奏曰普王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
家昔周文武郊於鄴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作
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鄴見何無
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其泉河東郊於
鄴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
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
王糾駁郊祀之奏追取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
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
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郊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郊命
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侮以迄于今言自后
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咸樸之作有積
燎之薪文王郊鄴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

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嚴黎祖伊尹
 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
 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其泉汾
 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其泉汾
 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
 而甘泉在比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
 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雒呼為澤中而匡衡云東之
 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
 之云雒音誰
 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
 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
 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借老
 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以嶺賊虜
 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

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
 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
 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
 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
 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
 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
 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
 極不建元惡大慙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埋滅雖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
 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
 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
 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
 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

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伴於古人
 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
 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
 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
 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竝啓土宇兼受備物今
 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畧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
 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
 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
 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
 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
 蓋麾幢晉幽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
 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
 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
 衮冕之服赤寫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
 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
 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畧
 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
 人君處馬盤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

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逾節折衝掩
 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忠勤有
 効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
 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未終爾
 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
 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
 慢謙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復之慮宣達錫
 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
 聞塞實淵果斬爾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
 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嘗近為臯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
 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
 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
 圖彌晏先分其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

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
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且
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曰且與疆等議曰
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
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
伏地足矣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
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
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戒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
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羣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
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
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與有所
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
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且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
果食之且疆別數日得牽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
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
詔命使人隨且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
且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具且等見權
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杖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
中書陳恂拜宮爲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

只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谷帶固等出安平
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
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
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

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

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

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

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

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

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

武昌詔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

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佖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璫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且等爲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

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

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比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騏驎見有司奏言騏驎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閒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旣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

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
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
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
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
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
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
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
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

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
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
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
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
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
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哉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
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
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
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
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

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相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相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臣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者皆依

四科不得以三月遣使者羊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虛辭相飾

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字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柁才學博

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資向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

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

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

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

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

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

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

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

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

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

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

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

威比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

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

諸葛瑾取粗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

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陽之地舉疆

穢之數使疆者執戟臨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

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相別征壽春大駕

人淮揚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

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

或失便宜一軍敗績一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

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

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待往力竭非出兵之策

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

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大赦改禾興爲嘉興百官

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

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

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

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軍犇友校尉

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

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爲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
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
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
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
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盪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
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
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
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

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
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
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
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
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
棄父甚傷義教
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震犯宮門柱又擊南津
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
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
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
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

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去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遣人報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卜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祖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

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勿以輸藏計界其直勿有所在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汪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爲叛以誘諸葛誕

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權適南宮三

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

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戒若三月宮

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

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

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鳥銜鵲墮

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

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

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

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

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

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

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

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揚都

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

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

暮舉火於西陵鼓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

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

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

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

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

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

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日盛

聞國將興聽於民間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諛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

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大

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

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

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

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傳子曰孫策為

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

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其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

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

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亂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

殄絕也絕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

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

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

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卷二終

吳志卷二終

吳志卷三

晉陳壽撰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
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
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
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三

皇后冬權寢疾微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
 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
 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
 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
 軍逼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
 畧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
 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
 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
 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

端門又災內殿

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

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
 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
 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
 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
 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
 月星孛于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趾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

吳志卷三
二
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
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
于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
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
敗績留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陂贊及將軍孫榜
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
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
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
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畧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
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

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

吳歷曰正月爲堯立廟稱太祖廟

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

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
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
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緄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
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
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
緄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
還欲討緄緄遣使以詔書告諭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
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

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巴酉大赦改元辛亥
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琳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
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琳事覺琳殺惇迫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
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
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琳所表
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
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
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聞

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
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密
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扣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
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郃啓
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
眾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郃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
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
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
蜜州所獻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
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
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
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
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
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
遇燥矢故成亮之惠然猶調吳曆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
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

全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
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繚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
自夏口繚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
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
步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
食引還繚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繚自鑊
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
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
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
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
繚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繚九月戊午繚以
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
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
冲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
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
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
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
孫亮廢己未孫繚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

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
 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
 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
 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
 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
 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
 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
 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
 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
 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荅拜即日御

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
 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
 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
 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
 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
 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
 斬祛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于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譽往于之
 衡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郎呂壹操弄
 權柄大臣畏偏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
 共薦為郎權引見衡曰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

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庸
 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
 之妻習氏每誚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
 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
 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逾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
 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
 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
 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
 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
 職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
 况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毋惡吾治家
 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
 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
 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為
 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
 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
 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已丑封孫皓為烏
 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
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
 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

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
 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 十一月

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繼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
 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
 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
 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
 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
 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
 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
 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
 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

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爲役聽其父兄所欲
留爲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
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緄逾謀陰與張
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
緄卽日伏誅已已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爲中
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
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
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
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
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

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
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
俗

二年春正月震雷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
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
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瞻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
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
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
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

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贏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之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容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
碧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
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候遣之國道自殺衛

送者伏罪 吳錄曰或云休鶴殺之至晉太康中吳以會

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

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楚

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結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九月布山陽狂及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大
 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
 子暉為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謂曰人之有者以相紀別
 長為作字單其名耳禮名于後金難
 犯易避五卞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修好名好字又
 令相配所行不副此替字伯明者也孤當晒之或師友
 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言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
 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暉暉音如湖水濤與之灣
 字會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暉暉音如兜脫之脫字
 弄弄音如玄磧首之磧次子名拒拒音如草莽之莽字
 溫溫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寇寇音如喪衣下寬大之
 褒字發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
 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
 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
 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
 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
 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
 與之音遠明詰於前修垂強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

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
 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
 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
 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
 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
 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
 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
 書畧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
 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
 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

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矐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有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

行無禮自嫌瑕短懼矐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

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

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揚都

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譔譔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諸
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
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胡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
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

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畧長吏賞林及男女二
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

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
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

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

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日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靈出拜之休把與

臂而指靈以託之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於廣陵掘

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桓轉可開閉四周為徽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

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

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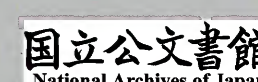
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粟

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

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

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食



得長君左典軍萬或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璽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

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

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優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皓既得志羸暴驕盈多

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

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

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

魏置交趾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

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諭皓漢晉春秋

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在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守小小必事夫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未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禱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莖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

且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
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
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
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曉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
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
夾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
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淫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
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
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
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且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
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社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
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八頃德覆祚而不稱於後
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
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丁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
惠於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
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加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
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武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

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

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不有所緣嘉意允著深

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

懷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陟字子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

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

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

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于賈晉紀曰陟璆奉使如

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

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

之使僂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

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僂者告曰

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凶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

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凶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

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
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麻非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
王善之厚為之禮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
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
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台唯陟
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
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
令大子紹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
少傅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
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
屋治喪眾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
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四陵督步闡表徙都武
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誕鎮建業陟璆至洛遇

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
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

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

鴻臚使于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
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
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
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
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

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
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
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

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逾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戶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縣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上得計也使數百人鼓

諫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

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初興闔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

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替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

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

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

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 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 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

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秋九

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

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

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

將軍薛翊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

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

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

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

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

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

觀合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楊刁玄使蜀得

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

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

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卽載其母妻子及

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

命行遇大雪道塗阻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

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

乃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戍與之誓曰若
屬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
刺史受其罪稷等曰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
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
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
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晃糧盡救不至乃納之
華陽國志曰稷捷為人吳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之者半將
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晃皆囚之孫皓使送稷
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晃與吳
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潢等以晃壯勇欲赦之而則子
允固求殺晃晃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晃詰之曰
晉兵賊晃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
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晃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
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晃長
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
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
 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

奉司空孟仁卒

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
昭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

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
 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
 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
 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
 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
 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
 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
 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
楚國先賢傳曰宗母
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
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
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
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侯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
 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討數十人皆

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

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

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

藥以解得不死或自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

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後邪僭媚自表先

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專為

威福而皓信自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

定挾忿請勗於皓皓曰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幸具纓直

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兇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

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勗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吳熙諸宛陵令賀惠惠勗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請

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昭章陵等九王凡十一

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

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

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

之下是歲太尉范曄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

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

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全自

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

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

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
資則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
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尊嗜之語本非事實
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
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
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
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
垂清察更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
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
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
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
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爲桂林郡天冊元年吳
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
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岫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
長老相傳此湖塞八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
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
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
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
貸賸謂浚欲樹私恩思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
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
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
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
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
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
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太

牢祭歷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
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啓皓皓大喜曰
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從人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
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爲王又刻石立銘
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
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
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畧居民初騶
子張儼多所譖白累遷爲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儼父會稽山陰縣卒也
知儼不良上表云若用儼爲司直
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儼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直
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叔累因圍聽訟
失理獄以賄成入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儼奢淫無厭取
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
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
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
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
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
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
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下是吳有說議者曰吳之敗
兵起南裔世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
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
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
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

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畧逐廣州
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
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
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
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
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
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
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
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軍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

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
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主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
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
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
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
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
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
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
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
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

命故也

吳王夜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平仁曰以告者過也君

于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

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

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逾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

以下視諸侯由願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

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連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

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允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

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

楊太守沈瑩等所在黜克王賈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

帥象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弼於楊荷橋衆才七千

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帥諸葛靚欲屠之悌曰

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我

心而盡吮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

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俊成

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

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

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

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

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

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

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

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

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
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
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閭宦專朝國無政令
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
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
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
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
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下魏晉來伐吳皓使梯督沈瑩諸
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途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
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
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
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眾力待
來一戰若勝之曰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
江逾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梯曰吳之將
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
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
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比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
乘威南上途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
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

梯梯不肯去靚自往尋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
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梯垂涕曰仲思今日
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
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幸
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
吳錄曰梯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
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梯至楊府榮病
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
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
門下卒見人縛張梯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
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三月丙
聲發揚耳其日梯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實
晉紀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
兵不舉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
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
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
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

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畧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閭閻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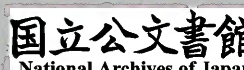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畧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未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逾亂征討不克聞晉大衆

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推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懸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兒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醜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大復何言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檣投筆而已

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拔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二百一十二戶



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佃以暇致

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

亥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

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

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

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

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

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曰有十數永安二年

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

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

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輪輪外射

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

焚惑星也將有以告尔三公鈕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

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尔去乎竦身而躍即化

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

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

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于寶晉

紀曰王叡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

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

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

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

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于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

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

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

義薄矣皓之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

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焚惑巫祝交

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寬魂濟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吊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諸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

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網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弄震蕩兵交則醜虜戮誠途掃清宗枋蒸裡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越起之師跨邑孝孺之羣風驅熊羆之埃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實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墮用集我大皇帝以育蹤襲於逸軌獻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于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魯周瑜陸公會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并尊

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筭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籍戰勝之威幸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濟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職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馬帝王之號幸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賊圖收沛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蹙財匱而吳竟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洑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志表於八代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鏃望殿而奮麻尹盡規於上西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

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騷擾於外關明珠瑋寶輝於內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輪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市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譽謬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焉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腹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圖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實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暇益吳制荆陽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翁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

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啓蒙
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
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
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
以納謨士之策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效命
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
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
之誓屏氣跼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
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不厭夫區
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
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
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驛驪化懿
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
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天
爵之有術敦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
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
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

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轍之經川隄流
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于夫舳舻
于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
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
以四瀆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
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
楫之用是所共我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速步闡之
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
雲翻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
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
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跡待戮而不敢北關生路
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
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降
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
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
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
悴不其然而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
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

吳志卷之三
傳
三

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
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
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
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王
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已以安百姓
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
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
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
其難不足卸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
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志卷三終

吳志卷四

晉陳壽撰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微

燮弟壹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

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

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
脩舉孝廉光祿大夫祭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
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克塞道路車不得前乃
正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四

集

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氏去
 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十
 聞宦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
 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
 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遺值聖化今聞當
 見棄去故勸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
 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
 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
 廡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
 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
 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
 病卒續漢書曰 家 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父與一名方
 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 繇年十九從父躋為
 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
 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

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
 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
 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
 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
 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
 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
 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
 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
 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
 劉繇將奔會

稽詩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

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

獻與曹亮州相聞雖有京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

不能又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

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

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融助皓討劉表所用

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入居郡中

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融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

殺融尋病卒時年四十二

融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

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

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

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槩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

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

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

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

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

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

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

阻誅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

路住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

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

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

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
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
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
報怨叔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
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曾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
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
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
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
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
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
希見其面諸弟敬輿事之
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

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
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
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
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
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先祿勲分
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
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
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

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態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

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逼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

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
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
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
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
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企驚駭兵馬互
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
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
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
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

北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
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
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
之備歛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竒貴慈曰
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
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
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

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
 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
 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
 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
 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
 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

合聚欲出首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
 所望也明曰中望君來還諸軍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
 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
 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
 臣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
 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
 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
 未得其人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
 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翁先階尺木者也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
 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
 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狠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
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
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
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諒
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
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教部曲復候

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

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相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

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

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官徵還京都壹侍送勤

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

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

後據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

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勳領

九真太守

勳音干鄙反見字林

勳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

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

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爽書曰交趾士府君既

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

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

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

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

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

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

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

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變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腹搖稍

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武先病没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

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變

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

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變為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變遣吏張曼奉貢詣京都

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

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

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變

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變為左

將軍建安末年變遣子厥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變壹

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

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

壹偏將軍都鄉侯變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

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瑋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

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
加寵賜以荅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
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
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變為交趾
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子徽自署
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變舉吏也
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
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
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
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
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
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
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
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
因反縛以出卽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大柔遠能
邇莫善於信保大

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
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
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
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畧而呂
氏之祚不
延者也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厥皆免為
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
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
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
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
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終

吳志卷五

晉陳壽撰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禮父真
真子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五

傳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

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

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

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

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

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

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

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

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

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

策被劄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

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

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

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

守漢遣議郎王誦音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

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

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

大驚遽釋騰夫人智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

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三年到

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

有貢舉斯甚分明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

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坐黨魯

王霸死奮弟祺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

封都亭侯卒子

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熹漢尚書郎徐令

子

承撰後漢書稱熹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才熹弟責履臨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率官

權母

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

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

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

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見終身不忘

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

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

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

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

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逾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

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

泚音敷郭璞注方琨具言曰泚水中薄也

啓策策節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

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

陽守

江表傳曰初表術遣從弟胤為丹陽策令胤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衆民所

思而現十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現以督軍中郎將

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

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

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

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

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

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

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

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

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

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

又見愛侍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

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

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

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

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

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

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

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正
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
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
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處九

夫人以選入宮

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
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懼夫人稍稍譖毀及權
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
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

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

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

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

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似

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

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

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眾

吳書曰袁夫人等皆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

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
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
夫人姊婿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
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
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
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
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
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
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

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

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

家屬徙零陵迫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

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邪王

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

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

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

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

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
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
不知昔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
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
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
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束頭紫白袿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之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

姓惠之故民譌言皓父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

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

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

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于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

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死中大作家使工匠刻相作木人內家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

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頽狀似

皓云都代立臨每太子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

疑猶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

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但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

既封烏程侯婢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

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

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

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

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

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

佩皇后璽綬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

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官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

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
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
後嗣此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
斯累邪

吳志卷五終

吳志卷六

晉陳壽撰

孫靜

子瑜 皎

孫賁

子隣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
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軍
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六

壽

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
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
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
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日頃連雨
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
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與縣有高遷橋
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

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

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 獻帝春秋曰

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

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

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

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嵩瑜皎負謙嵩三子

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緜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

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

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

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

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

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

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曾篤學
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
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
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
子彌熙燿曼絃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
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
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
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
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

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
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
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
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
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
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
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
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
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
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

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
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
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
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
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
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
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
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
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
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曾爲左
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曾自恃久將且俱是督
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
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
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胤卒無子弟
晞嗣領兵有罪自殺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
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
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樂及
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

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與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
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
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往駕過其軍
見與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
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
禪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蒞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

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與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四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與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

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老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翁
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
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眾扶送靈柩後
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
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
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
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眾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
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
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

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

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
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

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
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

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
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

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

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
時丹陽僮

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
元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

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
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

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

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

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

年討平叛賊政績脩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時太常潘

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

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

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

膺繼嗣荅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

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為早陵

長亦見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

二年卒于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

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

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資曾孫惠字德

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阿

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同驕矜僭後天下失

望惠獻言於阿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

青岱辭甚深切阿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

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

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玉

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氣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

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示與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

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遠

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畧辭義甚美越省其書勝

題道驚推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

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
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
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

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

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討李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

怨策乃陰遣間使齊印綬與平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

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

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

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

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

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

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

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曲典畧曰輔恐權不能保守

人齋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凡還爲若不知與張昭共

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

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懇無辭凡悉

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志不

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

孝廉司空辟

典畧曰翊名嚴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

請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年爲左右

邊鴻所殺鴻亦即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翊覽

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皓傳中

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

小過遜而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

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

松笑曰屬亦自忿行

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

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

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

子喬容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

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

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

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

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

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

別生弟即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

虞志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

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

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

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

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

臣畢賀秀構奕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

創業今後上土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

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

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冲

事中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

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墜族子也出後姑

直謂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

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

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

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

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

流五十年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
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李淫
沒單于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承
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有公不能救則相公
不勉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
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持一介之使加咫尺之
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
譏平破朽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
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
也惟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
得賢珠玉無歷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
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躡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
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刺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齊
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
連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憲故
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臣奔魏位至征東司馬憲故
孝廉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

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
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
踈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
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
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吳歷曰嬌覽戴員親近邊洪
等數為翊所困常欲殺之因
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金會見翊翊以妻徐
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
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又宜速遣為
夫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
後所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送走入山營
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
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
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贖日設祭
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詣翊親近
舊將孫高傳嬰等說覽已虜畧婢妾今欲見偏所以

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許頭二君裏救
 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
 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
 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於徐意語
 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
 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
 小樓櫺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
 婢羅仕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初命竟
 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
 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奉
 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焚
 諱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

部年十七叔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
 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
 營試攻驚之兵皆棄城傳檄備警譴聲動地頗射外人
 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

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陸
 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
 號為鎮北將軍詔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常以警疆場遠斥堠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
 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
 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
 詔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
 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謂威
 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
 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

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
異至領軍將軍齊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
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
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
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
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陸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
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
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
次誼海鹽長金早卒次桓儀容
端正器懷聰明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為宗室
顯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
千人牛馬
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

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力備遂敗
走桓斬上梵道截其徑夏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
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追孤乃至此也桓
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
郎將屯戍簿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
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 文士傳曰丞好學
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
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當使二人記
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
室丞顧榮驕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
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
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

吳書卷之六

手故詩著云

吳志卷六終

吳志卷七

晉陳壽撰

張昭

子承休

顧雍

子邵邵子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
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
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專州里才士陳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吳志卷七

傳

一

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
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
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
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
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
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
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特焉得而同之
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
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
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
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竭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
六歲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
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
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
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
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
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
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

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

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

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

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

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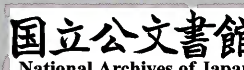
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

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

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上表漢室

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請權
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
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感肆匹夫
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
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蓋
命者衆孫策蒞事日茂思
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緩撫
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
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
詩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
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
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
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
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

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
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
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日間不置蓋一
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
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荅魏黃初二年遣使
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
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
乎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
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



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
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
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
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
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然咎將
與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旣稱尊號昭以老病上
還宮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旣卽尊位請會百官歸
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
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
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
駸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
公所有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

初遣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畧足輔是以盡誠臣所以
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
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真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野大定
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
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
矣音寶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况權舉
全吳望風順服籠靈之厚其可測量
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
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望宅無事乃著春秋左
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
不竣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
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
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
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

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
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
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
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逾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
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
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
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
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
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
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

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
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
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
言故在耳因滄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
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
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
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
更閉戶權使人滅火往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
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
於是不平不臣矣
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懣之
有且秦穆遂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

悔過見錄孤儼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
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
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進來譽
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

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

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畧曰余曩聞劉荆州嘗自
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

平正平虫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
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

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
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

殖於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

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

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

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

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

瑾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

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

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

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欸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

益為國士欸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欸字文德歷
位內外以清真顯於

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
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

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

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

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

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

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

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婿之禮震諸葛恪誅時

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

友以漢書授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

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

游獵追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

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

督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

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

險諛休素所忿吳錄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

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

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

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

因以為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

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

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

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

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
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
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
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
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
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
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特
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
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
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

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

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

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

之爲設酒食如不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

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

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

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

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

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懼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

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

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推酤障

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

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
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
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
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尚書
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
怒之明日召譚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
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
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
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在耳向有舞不復知止雖
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
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衆評曰雍不以呂
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
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
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
國患疾惡忠士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
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
丞相所言而後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叙本無

私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
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
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叙也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
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
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
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
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
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
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勲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
南名士仕吳為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
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
司榮兄子鬻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書曰雍母弟微字子歎少游學有脣吻孫權統事聞微

有才辯召署三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請行
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問陳啓方
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
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
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
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
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
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
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主將義固盤石休戚共
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
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微潛采聽方與袁譚交
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
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雜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
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
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
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與人晨出希見其面嘗疾
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危憤加襲起對趨令妻還
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
父書常灑掃整理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
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結書垂涕聲

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
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
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成服
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秘秘晉交州刺史穉子象尚
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

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金

又善文辭孫權爲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自州

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

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

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

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

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誦出於役伍陽
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祭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
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
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
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詣至典軍中郎
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
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
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
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
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子
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魏家部曲城夏曰吳
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
歸字慶元吳郡太守

祭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

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

輔正都尉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
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

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眾譚以清識絕倫獨見
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

在下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
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每省簿書

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

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徹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

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

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
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
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
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逾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
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
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
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
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
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曾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
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
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爲大都督
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
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
將因敵旣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
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
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爲
張休顯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爲譚故
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
曰陛下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徒之譚坐徙
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
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增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
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
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
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
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
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

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
洽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
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
辱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
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

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
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
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
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
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
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
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
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
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

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
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
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至今
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
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
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
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
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
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
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

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

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臣松之云以唐

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臣
主定蜀功未可必娶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
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
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
大義責備荅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
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
是為辭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

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譏瑾者此語頗流聞於
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
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
不言玄德昔遺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
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
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荅孤言弟亮與

其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第之不留猶瑾之不往
隨其言是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矣頭
對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
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也知卿意
至輒封來表以示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

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

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驛無

大勳亦以全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

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

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

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

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

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

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

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獻之不如

不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

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

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

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

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睦睦

至於乘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

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
為非耳遠不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
能感義今獻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
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譏並起更相陷
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
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
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疆當陵弱弱當求援此
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
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
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
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
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

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

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

因事以荅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

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
將軍而弟亮為蜀

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
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畧雖不及弟而德

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
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

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

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籠貴少而驕樂
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

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
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

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
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

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無
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各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
博奕或有擣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
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
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
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
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
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
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囂鳴童謠曰白囂鳴
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處及
恪被誅融果剖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子

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

誦經傳

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稽焦征羌郡之豪

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

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

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

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

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

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

已旌不能食騰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騰曰何能忍此

騰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

所耻吳錄曰衛旌字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騰為主記吳書

日歲餘騰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除海鹽長還辟

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建安十五年

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

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

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騰降意懷誘

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

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閬等殺蜀所署太守正

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騰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

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騰騰

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

權遜命騰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

處阻兵騰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

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

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

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騰

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

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

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

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

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

程曾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

議藏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

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

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

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

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

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擲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

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

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

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

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

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

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踴天躋地誰不戰慄

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

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

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

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
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
在得情騰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
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
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
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
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
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
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
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

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
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
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
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
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
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
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金有備
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
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
覺悟遂誅呂壹騰前後薦達解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

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書云騰表言曰北降人王潛

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權曰此書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格為說騰所言云每讀步騰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埋也

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

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

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

性寬弘得眾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

子協嗣統騰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

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

統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

禍於是據城降晉遣幾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

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荊

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

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

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

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

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騰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

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

摠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

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

明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
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
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
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
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誥出
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金陸全之列是
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
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
而後有使君也其後金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
不同先後之參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
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曾橫江昔杖萬
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
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
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矜祿不足以自奉
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求欲二君
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

方之成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
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
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克誦之求每升朝堂循
禮而動辭氣審審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
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
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
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
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
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
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蔣敷並述吳書後爲中
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審方直動不爲已而
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旣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闡
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
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
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虚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
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
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史記卷之七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damage.

史記卷七終

